

破相

白淨的牆面未沾染一絲塵埃，更像是由壓迫感塑造而成的慘白，空氣中混雜著刺鼻的消毒水味，整個環境令人感到格外難受。此時，診間的門把被緩緩地轉開，走出一位搗著右臉的女人，在她的指縫間隱約可見淡褐色的痕跡，大抵是傷疤；原先坐在我身旁的男子也欠起身、低著頭疾步走入診間，門又悄悄地闔上。

門上清楚可見「整形外科」的白字，沉甸甸地印刷在淡綠色門牌上。

我緊握著手裡印有 5 號的號碼單，長嘆一口氣，她回望著我，用溫暖的手輕撫我額頭上細細的疤痕，我們在一室的靜默中等待，等待時光能倒回過往，撫平那道傷疤。

「破相，除了直接影響到外觀，有可能因此改變一個人的命運。」

這是媽媽的諄諄告誡，她是個十分迷信的人，時常翻閱面相學的相關書籍，積極地同我們分享她習得的知識，像如何透過觀察面相了解他人性格，或是如何推測當前運勢等，其中「破相之說」是她最常掛在嘴邊唸叨的。

在面相學中詳實記載著「破相之說」，破相的定義即是指面部由於受傷或其它原因而失去原來的相貌。若是破相之處在額頭左眉尾的上方、靠近頭髮的部位，代表遷移宮位受損，其內尚且包含天蒼、高廣、驛馬、邊地等，而這些部位是用來掌管人的升遷、旅行及移居的運氣，因而產生各種禁忌，如：不適宜出遠門，輕則糾紛不斷；重者死在異鄉。

這段「破相之說」順理成章地成為媽媽對我們的一番教誨，若是不愛護自己，不僅導致自己相應的運程出現料想不到的變化，也讓愛我的人受到牽連，聽來著實讓人心驚膽顫。話雖如此，我始終認定「破相」本質上就是一種迷信，一個傷疤怎就能招致厄運，形成諸多無厘頭的禁忌？這簡直毫無科學根據。這正如同許多人忌諱「四」一樣只是迷信罷了，我相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，一切端視自己的想法。

但，這字字句句宛如一種災難降臨的警語，惱人的魔咒縈繞在我身旁。

三月中開始到五月間，大地甫吹起溫暖的南風，常聽別人說這是「房子狂流汗」的季節，主要是因為房子結構較冷，地板遇上暖濕的空氣後就變的相當潮濕，若是性子急些走太快，很容易失去平衡而滑倒。

然而，對孩子們而言，這一整片濕漉漉、滑溜溜的場域，反倒成為一座天然的「溜冰場」，以門邊作為起始點，客廳的正中央為華麗的表演舞台。我們沿著

牆壁所規劃路線進行滑行，接近中間時便朝牆壁反手一推，利用反作用力的勁兒往中央的舞台聚攏，再用腳輕輕一蹬，完美的旋轉一圈、兩圈，儼然成為一位絢麗的滑冰選手，快樂的氛圍瀰漫在這座小型溜冰場中。正當大伙沉浸在歡愉之中，殊不知意外悄然降臨，那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一時之間，世界恍然鴉雀無聲，所有的目光望向同一處，我無助地跌坐在一旁，搗著左額上帶有淡紫色瘀血的腫包。

所幸當時有用手稍微護住頭部，到診所擦藥、消腫便無大礙，只能說一切自作自受，平白無故地溜到樓梯口想來個大轉彎，不想分寸沒拿捏好，重心向前傾，額頭便硬生生地朝牆壁撞個正著。

雖是沒大礙，但這一路上卻被迫聽著媽媽宣揚她的破相之說，讓我腦殼實在無法清淨。半途中，巧遇鄰居陳阿姨，她看到我額上的腫包便詢問事情緣由，聽完便建議媽媽去廟裡求個平安符貼在樓梯口，這是老祖宗口耳相傳的習俗，用以預防孩子再次於同個地方跌倒。當下，我想著又是一個迷信，想當然爾，媽媽立刻帶我到甘泉寺求了一張符。

或許是我不信邪的惡果，我到底走向「破相」的多舛命運。

事發前後間隔不到一個月，同樣的案發現場，同樣的兇手——南風，唯一不同處是案發原因，並非因為從事危險的溜冰活動，而是在下樓途中腳一滑發生意外，至今我仍無法忘記那一瞬間。腳一滑，整個人突然空蕩蕩地懸在半空中，身體受到地心引力影響無法控制地向前傾倒、墜落，我連驚聲尖叫的時間也沒有，就順著階梯一階一階地滾下去。迷茫之中，我也無法細數到底滾了幾個階梯，只覺得平常走的樓梯竟如無盡的長廊，而時間彷彿停止流動似地，任由過往一幕幕地浮現在我眼前，靜靜地播放完我短暫的人生，隨之而來的是一片漆黑，只依稀感覺到微小的啜泣、嘶吼聲，以及飄散空氣中的一絲血腥味。可我卻沒有感到痛苦，也許是左額上有著熟悉的溫暖，保護著我。

那股暖流始終環繞著我，當我緩緩地睜開眼，才發現原來那熟悉的溫暖是媽媽的手，她正透過紗布輕撫我的額頭，我也明顯地感受到左額隱隱地發疼，傷口還裹著紗布，據說我額上破了個洞，在急診室沒打麻醉就緊急縫了兩、三針。

這次真的徹底「破相」了。

「破相」讓我的內心充滿不安，絕非因為破相之說的危言聳聽，而是因為我擔心媽媽會自責。我永遠無法忘懷她那焦急的面容、她那帶有些微血絲的紅腫雙眼、她那尚未乾涸的淚痕，那時的她看起來十分憔悴，像是輕輕一觸便會碎裂的

陶瓷。

古人常說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。」看著孩子承受痛苦，對於一位母親而言，那種痛是如刀割一般，一輩子都刻在心上，雖然孩子受傷非她一人之過錯，但她卻總將錯誤攬於一身，認定自己沒有善盡母親的責任。對她來說孩子是她永遠的責任，只要她還有能力，就會繼續張開羽翼保護自己的孩子不受任何摧殘，我想這就是母親對孩子最深刻的愛，天塌下來也有她扛著，始終不離不棄。

因此，這條雖僅有一點五公分的小傷疤，便成為她心中不可抹滅的巨大的傷口。

回過神來，門上方的號碼器不知何時已然來到 5 號，媽媽兀自拉著我奔向診間，指著我的左額劈哩啪啦地向醫生詢問如何完全去除疤痕。醫師彷彿被所她的氣勢所震懾，欲言又止地回答道：「太太，這個疤痕其實已經縫的很平整了，以醫學角度來看，若堅持要再修整，則必須重新再破壞，但再次縫合後不見得會更好，無法保證消除疤痕，反而會二次傷害。」這也是無奈之事，畢竟所有的手術甚或雷射都無法將疤痕完整去除，最多做到疤痕的修整，一旦有傷口，終身都將與疤痕同在，醫生的建議自然是以病人最佳利益為考量，維持原狀便是最好的結果。

此時此刻，媽媽的心早已涼透半截，她向醫生微微頷首、緩步地走出診療間，我跟在後邊看著她那孤獨又黯淡的背影，不免有些鼻酸，她有多自責，我比任何人多清楚，她是多麼竭盡心思地欲彌補這個本不屬於她的過錯。

我從未在意破相之說，更不在意這道傷疤，對我來說她就是生命的一個紀錄罷了，但對她來說卻是永遠的傷口。縱使隨著時光流逝，她心中的傷口仍無法完全癒合，那道傷口甚至比我頭上的疤還要深、還要痛，表面的結痂只是假象，我深知只要輕輕一觸，結痂的傷口又會再次淌血。

踏出那充滿壓迫感的醫院，她用手輕撫我的額頭，熟悉的溫度讓我感到溫暖，小心翼翼地搓揉著我的疤痕，彷彿如此便能讓疤痕變地更淡一些。

如果可以我希望有一天它能消失，不過，我更希望的是她心中能不再感到虧欠。